

# 父母要养老，“独一代”还没准备好

随着二孩政策全面放开，中国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终结。但对已步入中年的第一代独生子女而言，相比生育政策的调整，摆在他们面前更为焦虑的问题则是父辈如何养老。面对步入老年甚至生病无法自理的父母，究竟是苦撑亲自照料，还是送入养老院，已让越来越多的“独一代”为之纠结。

## ■讲述

### 突然意识到父母老了

“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，我们在童年感受到了父母给予的单独宠爱，可步入中年也开始感受到作为独子所要承担的压力。”这是河北石家庄36岁的张洪伍所遇到的“中年危机”。他和妻子都是独生子女，“从小到大，甚至结婚后，我们都一直生活在一起并享受父母的照顾，感觉生活中并没有什么重担是需要我们去承担的。直到今年国庆节后岳父生病住院，一下子打乱了我们几个家庭的生活节奏。”

“刚开始白天岳母陪着，晚上我和妻子轮流伺候，孩子由我父母照顾。”张洪伍说，可没过两天，他接到单位通知需要出差去外地，这一下子人手不够用了，最后只好让自己父亲去陪床，母亲在家照顾孩子。“现在只是一个老人生病住院，万一两个老人同时住院怎么办？或者是我俩都要出差呢？”张洪伍说，“这件事发生后我们突然意识到父母老了，到了需要我们照顾的时候，可我们好像还没有准备好。”

张洪伍的担忧，在40岁的李晓辉身上已成现实。两个月前，李晓辉的父亲因高血压住进了医院。由于要照顾父亲，他不得不向单位请假。没想到的是父亲住院一周后，李晓辉的岳父也因肺癌住进了另一家医院。为了照顾两位老人，他和妻子两头跑。在忙碌了半个月后，李晓辉实在跑不动了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请来护工帮助。“对于老人，不是不孝顺，只是孝顺不过来！”他无奈地说，“压力实在太大了，真的大到让你无法想象。”



## ■数据

### 独生子女约1.5亿

实际上，这不仅仅是张洪伍和李晓辉的无奈，而是一群人的焦虑。据上海市老龄科研中心此前预测，从2013年起，上海新增老年人口中八成以上为独生子女父母。

关于中国到底有多少独生子女家庭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。这主要是因为独生子女状态存在动态性，难以精确统计。根据专家研究，当一个独生子女满10岁时，如果生育政策方面没有大的变化，基本可以视为终身独生子女。按照这个方法计算，2005年全国30岁以下人口中终身独生子女数量为1.5亿人，但却与国家人口计生委在2007年公布的9000万独生子女总量相差悬殊。据专家分析可能是计生委在统计时采取了较低的年龄上限，排除了很多年龄较大的独生子女。

学者指出，“421”的家庭结构让独生子女在中年之后往往背负巨大的压力，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与多子女家庭相比更加脆弱，风险度更高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养老风险。这不光包括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，也包括独生子女自己未来的养老问题。

## ■现象

### 部分老人“以房养老”

事实上，面对养老压力，有些独生子女父母则寄望于“以房养老”。去年，北京市失独夫妇72岁的康锡雄和马俊英签约了幸福人寿推出的“以房养老”保险产品，将他们84平方米的房子（有效保险价值约2745万元）抵押给了保险公司，按照协议，夫妻二人每月共能领取养老金9107.11元，加上老两口退休金7000元，每月共计有16000多元钱用来养老。

有专家指出，独生子女家庭产生财产继承纠纷的可能性低，对于失独家庭或部分独生子女父母来说，“以房养老”不失为一种选择。而另有人士则建议从制度层面化解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。比如山东省政协委员王淑霞呼吁，可试行“独生子女养老社会保险金”制度，每个成年子女或就业的独生子女每月出资一部分，加上政府补贴，存入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险金账户中，待父母退休或特殊困难时可支取使用。

## ■观察

### 独生子女家庭照顾能力太弱

对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压力，在石家庄从事护工工作5年多的赵金秀明显地感觉到近两年来工作日渐繁忙起来，“请护工照顾老人的子女越来越多了”。

在赵金秀看来，“独一代”确实还没有做好应对父母养老问题的准备。“老人难免会生病，只要老人一住院，独生子女就忙不开了，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好多时候老人只是做了一个小手术，但独生子女往往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。”

赵金秀记得，2013年她护理过一位做了阑尾炎手术的郭女士，“像这种手术，即使是独生子女也应该能应付过来”。但她眼中的小事，难倒了郭女士的独生女儿小唐，因为小唐发现她根本照顾不了母亲，最后只好请了赵金秀来帮忙。

老人生病，自己无力照料，确实是许多“独一代”子女选择雇请护工或将父母送进养老院的重要原因。湖北武汉64岁的孙湘华曾中风偏瘫，那时女儿连帮她翻身换床单都费劲，最后只好请人护理。等孙湘华基本能自理了，她又和女儿女婿一起住了一段时间。但考虑到生活单调，又拖累孩子，孙湘华觉得不如到养老院里去养老。女儿起初不同意，几次三番犹豫后，才开始四处咨询养老机构，发现好的养老院确实能对老人提供更专业的护理，这才勉强愿意将母亲送到养老院。（快乐）

## ●小说连载

### 曾少年

(9)

■文/九夜茴

#### 辛原养的鸽子是我们这片最好的

玩踢锅时，我跟秦川分在了一拨。跟他一拨儿一点好处没有，他永远不向着我，只要和我有关，他就会对着干，完全不分敌我。所以从在地上画线开始，他就挑我毛病，踢不到秦茜扔出的回旋包，也全都怪在我头上。

“再踢不着就不带你玩儿了啊！”当我再次站在白线画的锅前，秦川在一旁凶巴巴地喊道。

秦茜笑眯眯地来回捣鼓着沙包，我眼睛一刻不离，盯着她到底往左扔还是往右扔，汗都快流下来了。

“乖乖，你看好了啊！”就在秦川指手画脚的时候，秦茜朝左边扔出了包，受秦川影响，我的身子已经往右了，又忙挣扎着向左踢去，结果包没踢出去多远，反倒把鞋高高甩到了旁边的平房上。

那时我们女生穿的是那种脚背上一条宽松紧带的小白布鞋，又便宜又结实，就是不太牢靠，经常玩着玩着就掉。鞋飞出去，我只能在原地单腿蹦着，秦川毫无同情心地哈哈大笑，被秦茜一巴掌拍在后脑勺上：“笑什么呀，快去将军爷爷家借梯子！”

住胡同的小孩上房捡包、捡球、捡毽子那是家常便饭，将军爷爷家养花，有个木头梯子，我们常去找他借。没一会儿，一群小孩热热闹闹地搬来了梯子，鞋掉在了辛原家的房上，秦川像只猴子一样爬了上去。要是往常，他捡了我的鞋一定还要在上面耀武扬威一番，假装要给我又不

给，看我急得哭他才过瘾。可那天他上了房就没了动静，也不知看见了什么，攥着我的鞋探头探脑朝院子里张望。

“秦川，你干吗呢！快下来！”我单腿蹦着，没好气地喊他。

秦川回过身，朝我“嘘”了一声示意我不要说话，然后使劲摆手，叫我也去。

好奇心战胜一切，我也顾不得脏了，光着一只脚就爬上了梯子，秦川拉住我向下滑，原来辛原哥正往他养的信鸽小白腿上绑纸条。

辛原哥不爱和人打交道，但是他特别喜欢鸽子，早几年他自己在院子里搭起了笼子，养了一群信鸽。他养的鸽子是我们这片最好的，让飞就飞，让落就落，要是放鸽子时遇见别的鸽群分了盘儿，他只要拿着挂红布的鸽子竿指挥几下，他那群鸽子就能从别的鸽群里飞出来，而且每次都能带回一两只。连胡同里老的鸽子把式都夸辛原哥会调教。这群信鸽里，小白是他最喜欢的，白羽短嘴，特别漂亮，我以前常见他抱起小白摩挲，但见他往鸽子腿上绑东西是第一次。

我和秦川正看着，院里北屋门开了，秦奶奶走了出来，她一眼就看见我们俩在房顶上站着，拿着笤帚疙瘩指着我们喊：“川子！你又带乖乖上房！都给我下来！”

秦奶奶一嗓子吓得秦川踩碎了一片瓦，我慌慌张张拿起鞋穿上，这时辛原哥抬起了头，他看了看我们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一撒手，高高抛起了小白。小白带着一群鸽子，扑棱棱从我和秦川身边飞过，我们呆愣愣地站在房上，而辛原哥一转身就回了屋。

下期关注：小白死了

## ●纪实连载

### 老洋人张庆

(19)

■文/潘运明

#### 攻打余庄寨

1922年的夏季，天气格外炎热，各种树叶被晒得软塌塌的打不起精神劲儿。余庄寨的街里不知什么时候，突然来了几个耍长虫（蛇）的人，声称东边宜阳的东西赵堡方向来了一股刀客，已经到了韩城。

当时的地方行政编制是里、村、排，里的办公地点称局子，局子里的主事人称局子头，下有团总和局勇。村的主事人称村正和村副。排的主事人称排头。余庄寨和新店湾、温庄、冯庄、溪村、马院、苍龙桥、花泉、牙口、冀庄等村都属冀庄里管辖，局子就扎在余庄东街寨内的关帝庙里。余庄里的局子头由李虎文担任，团总李丙文、李运生、李天和、李书德、刘宗汉等二三十人为局勇。余庄东街共十个排，一排十户，每排一个排头，李合玉、李致荣、李长水、李小锁、李书田、李福元等人都是排头。一个只有百余户人家、五百来口人的寨子，扳着指头数数，能守寨的青壮年也不过二百来人。

李虎文回到关帝庙内，召开部署守寨大会。为动员村民们坚守寨子，他大吹大擂地说道：“西街人不愿与咱们合力守寨，咱们的寨只有咱们自己守，我已把司令部扎在了西北角的高炮台上，并划定了各排的守寨区，原则上是住哪一方守哪一方。大家不要害怕，咱们有七门开山炮，三门‘大将军’炮，四门‘二将军’炮，还有三门‘鸡娃子’炮和四十门生铁墩炮。同时还有二十根抬枪、三根土制长枪，并准备了滚木礮石和杀伤力极强的火炮，都已全部搬上寨墙，依次摆放在各寨门。寨里的所有土制排枪、雁枪、土装、鸟銃、去掉中间齿的桑杈、大刀等都要按人发放，适当配备。只要有匪杆来犯，咱们决不留情，确保万无一失！”

当东街人严阵以待，做好充分准备迎击来

犯之敌时，信奉“上了寨死得快，遍坡跑死不了”的西街人，早早起了床，天麻麻亮就吃过早饭带着干粮，像往常一样虚掩房门，或到洛河南投亲靠友，或到北坡钻进西龙沟，藏到庄稼地里逃避灾难去了，只剩下空空荡荡没有人影的街道和院子。

河南自治军全速向西开拔，两千多人的队伍行进到余庄东寨门约一里的大石桥处，骑在马上张庆、张得胜示意队伍停了下来，两人见面前的寨子高大，简单商量的攻寨的方法，杆众们向后拉开一段距离，开始实施攻寨。

“嘟——”随着嘹亮的号角声，以马队为前锋的杆队呐喊着向余庄东门冲来，紧跟着一队队毫无次序的散乱的人马，每个人的肩上或腰间都缠结着一圈干瘪的布袋子，那是他们的装钱劫物腰包，是要把劫掠的贵重东西装进去的。

杆队逼近寨下时，双方谁也没有开枪，炽热的空气仿佛凝固了。

“当！当！当！铿铿……”一声声急骤雨般铁钟、铜锣的敲响，短暂的沉闷被撕破了，心惊肉跳的声音在寨上寨下激荡。霎时，寨上的锣、铍、钵等毫无节奏地响起，寨上的劈山炮、鸡娃炮、生铁墩、抬枪等次第开了火。

第一波炮响之时，自治军马队散开了队形。按常规，各种土炮打了第一炮再装第二炮，需要填火药，中间得隔一段时间。有经验的杆众就会利用这段间隔，扛着云梯开始猛冲。而老洋人张庆、张得胜哪里知道，威力无比的“鸡娃子炮”是在余庄寨开铁匠铺的豫东人胡铁匠特制的。第一炮刚打出，紧接着第二炮就炸开了。正向前猛冲的马队和云梯队被打得死的死、伤的伤，人仰马翻，哭爹叫娘声响彻一片，第一次冲锋搁浅了。

下期关注：自治军的大杀戮